

## 台灣當代——佛化文學鳥瞰

梁寒衣

非主流文學（即創作美學、風格、形式有異於當時的文壇文人、讀者、評論者、市場所風行、擁抱，奉為主軸的經驗範疇之外的「另類文學」）一向置於主流文學的邊陲、僻冷的地帶。而「佛化文學」，作為非主流文學的一支，更是邊陲中的邊陲，僻冷中的僻冷！就風格、形式、內涵思想的實驗與發展，它尚處於萌芽、摸索的階段。就進入現代文學、國際文學的思潮、領域，也尚有一段漫長、艱苦的流程。

西方文學，由於以基督世界、基督文明為基底，為骨血，「聖凡的掙扎」、「生命的救贖」、「人神的對立與統一」早已成為無數哲人、思想家所共同思惟、錘擊的生命命題。因之，大河流行，無數巨匠巨靈早已慨歌淋漓注入他們璀璨的文采，昂沛的神魂、意志，與姿影（諸如卡夫卡、紀德、沙特、齊克果、尼采、赫塞……），也早已留下許多堪稱「不朽」的典範作品——無論就宗教，或文學的品質、成就而言。

相對於基督教文學的「神」光盈鑑、大河湯決，「佛化文學」或「佛教文學」，仍是一面苔綠斑駁，猶待出土，猶待凝觀，猶待思考、研磨的塵封古鏡。它需要更多的先驅，更大的心血，更不計議的堅持與投入！也需要更痛苦的洪爐，更漫長、沉默的錘煉與熬煎！

可以說，在台灣，一部好的佛化文學的創作出版，宛如和氏璧般，是通過層層鐐銬，層層束縛，而「解脫」、「突圍」而出的——首先，它須通過所有創作者之於文體、文本的痛苦熬煉；其次，是報章、雜誌、編輯人與出版人的拒斥與封鎖；最後，是教徒與非教徒的沉默與冷眼。

泰半純文學的讀者、評論者、編輯人，乃至作者自身，俱傾向於「貶抑」、「小窺」宗教文學，以為它們僅是淺薄、粗陋的「宣教」、

「弘教」的文學——這類單刀直入、徒為弘闡教理，徒為宗教附庸的作品，其風格、形式根本難以「入流」，更難以登文學、藝術的殿堂。而傳統的「佛教徒」則傾向於直接、知識性、概念性的教理研讀，上焉者直接涉入經藏，或祖師、法師的著作典籍，其下者則只讀坊間流傳的小冊，以及一些「勵志」、「清心」的小品、雜文。他們從來不是文學的人口，之於藝術的相關領域，戲劇、音樂、美術、雕刻、電影……也抱持著十分貧乏薄弱的概念。

如是，無論教徒，非教徒，說法者，或修法者，俱對宗教文學採取了一種冷漠輕忽、可有可無的「庶子」態度——這種態度清明具顯於宗教的出版者與出版品、出版文類中。因之，走入一家佛教書店，無論它的蒐羅何其浩瀚、完整，躋身其中，堪稱「佛教文學」的，俱如沙漠上的露珠一般微渺、索寡。從五〇年代累疊迄今，近五十年來，海峽兩岸加起來，不超過三十本，究其原因，無非是土壤不沃，雷雨風雹，而瀝血不疑，有心深耕、勤耕、苦耕者少。因為，即若願意舉辦文學獎，乍看之下，之於佛教文學獎掖最深，提倡至劇的道場，之於一己的得獎作品亦採取了十分冷漠、貶抑而矛盾、模稜的態度——他們寧可以「企劃編輯」的方式繼續執行一己設定的主題、綱目，亦吝於騰出版面刊登得獎的文學作品。

以致，這些文學獎形如「枯魚之市」！文學獎並未真正認證、培植出一代優秀、有心的創作者；而創作者在歷經層層關卡後，亦未突破、開展出另一發言、創作、出版的空間。道路一向密閉，而窒息！關卡重重，門戶重重，而偏見重重！

除非我們能夠突破一己的「見惑」與頑執。重新檢證、回歸菩薩「五明」——重新釐定「宗教文學」以及「佛化文學」之於佛陀心目、佛陀教法中的定位，以及說法、弘宣的合理性和可能性，並將之納入「菩提法」和「菩薩法」的一支。同時，力圖將之匯入現代文學，與文化文學的美學、思潮合流，佛化文學始能綻放它獨特、獨具的神魂。

否則，它將永止於酷烈砂海中微微綻露的數瓣稀有而脆弱的花絮。而堅持跋涉，迭經挑戰後，作者所重覆面對的亦將僅是「狗不理包子

鋪」的尷尬和困窘。

「不會啊！佛化文學哪有那麼悲觀、冷門？林清玄、鄭石岩不是屢創暢銷的高峰？一些散文、小品亦不是廣為閱讀流傳嗎——」或許，有人會這樣質疑。

之於這個現象，我們應該這麼解讀：台灣讀者一向傾向於「投幣式」的、「速食」的消化與吸收，之於文學作品，我們亦採取了如是的態度，如同服用一顆退燒、感冒藥般，我們希望它立即排洩身心、清腸、解毒。這類極端「務實」、「寫實」而「速成」的閱讀態度，這種立即要「治癒」，要「知道答案」的閱讀習性，使得散文的閱讀一向在文學的市場中高居首位，因為它更直截地傾注了作者的思想與情感，而其他更富思考、更富挑戰，更要求覺觀和沈澱的文類——小說和詩，則忝列其後。

同樣的情況也對照、呼應於佛化文學的領域中——散文居首，小說、詩，其次。閱讀、銷售如此，創作的情形亦依此分布，散文作者最多，小說其次，詩則微乎其微。之於坊間視為暢銷，將之納於「散文類」的，就更嚴格的文學領域和指涉來分類，則並不屬於散文，而應歸屬於「非文學類」的勵志、心理、教育、或雜文類。——即若勉強將之全部歸為「散文」，而認為台灣的「佛化文學」有過璀璨開花、驀然蓬勃的假相，時光亦不過僅有十餘年的光景；相較於純文學的其他作品，其質與量，皆是猶待省思、猶待檢測、定位的問題。

一切創作皆在尋索一己獨特的風格、語言。音樂有音樂的語言，繪畫有繪畫的語言——而文學，是「文字的美學」，就一門獨立的藝術而言，自有其獨特的風格語言和美學形式。當音樂家埋首結構、演練著音符形狀、排列程序，畫家思考、磨練著一己的色塊分佈、線條起承時；文學作者亦須自書房中不斷思考、架構著他的書寫形式，句型句法，情節風格。

「如何敘說」——如何建構一己的創作美學、敘事風格和形式語言一直是創作者至為深懸、核心的命題。泰半的人以為文學取決於主

題、內涵和觀點——而這僅是過份草率、潦率、魯直的認知與解讀罷了。顯然的，一流的思想與主題，如果缺乏同樣深遂、敏感的形式鋪陳，它可能具顯出的，僅是三、四流，五、六流或不入流的作品，讀者可能瞭望到的，僅是「簡陋而過」、「粗糙而過」的概念指陳、意識傾銷。因之，風格和語言形式的塑造和延展永遠是創作者的刀口，是一味試金石與致命點，內涵、主題僅是初步，若無能激盪出一己獨特獨樹的旋律、音聲和敘事，則作者與作品都將承納「墓石的一擊」！永埋於狼藉的墓室中，刻痕一致，筆跡一致，而面目模糊！缺乏更進一步的自我認證與指陳！

換句話說，主題、內涵、思想，倘若是一個人的抽象靈魂的話，文字、語言、情節則是洞顯靈魂的五官、神態和姿影。我們不能期待一位神思靈美的天人包裹在一位肌肉臃腫、腫瘤滿布的「象人」身上，或倒轉過來，外貌神美，而內在臃腫瘤節、坑痕醜陋；它必須「內外合一」、「形神合一」、「身心合一」！

因之，佛化文學的要求和定位上亦然。作者在此，他可能面臨三項高難度的挑戰和演出——首先，他須通過現代文學的刀口與試煉，如同同儕的文學創作者般，摸索、開鑿、實驗出一己的形式與敘說；其次，通過佛學、禪學的凝觀和檢測，具足經藏、教理，乃至修行的知識與經驗——有別於一般單純的作者，他必須力跨、會通文學與佛學這兩個專門專業的領域，同時，將佛法概念性、哲學性的義理、教示，消融、轉化為小說、詩歌的情節、語言與旋律。最後，於漫長的深耕、墾拓和蝕穿後，如所述的，他將立於岸然的大漠中，四野寂寞，大風孤曠！再度節節支解，面對發表與出版的窘境——除非這位作者，早已具足文學或佛學這兩門領域中斐然的聲名——自身已是躋身主流、熾手可熱的文學作者，或是佛門中名聞遐邇的高僧、大德，堪能憑藉既有的資源、聲名，砥定中流，形成另一波「風潮」……否則，即若出版，亦僅是默默上架、寂寂地撤出——作品的生與滅，俱在無止的灰冷沈默中。除非一名作者願意「發心」，願傾生命圓湛於佛法、

文學，同時，安忍寂滅，以無所得的心情，面對這必然而來的寂冷荒漠或嘲謔斥拒，他始能在荒漠灰煙中，一再的仆跌，與邁進！——非具足一定的慧觀與禪定，一個人難以承受如此漫長的銷蝕與拉拒，而堅持不輟、力行不移！

如是，迥異於一般之於佛化文學的簡化與輕藐，一部傑出的佛化文學必是通過層層人性，重重踩踏地心而研磨、瑩湛而出的——它永遠是絕壁之舞，橫跨於「文學」與「佛學」這兩座乍看睽隔、相悖相遠的孤山上，唯有真正精擅的舞者始能！這樣圓明、皎澈的作品寥如雪鶴。大半的作品面目參差，良莠不齊——很「佛化」的，即不太文學；很「文學」的，即難以佛化，即難以掌握佛陀的髓腦。在僵硬的義理，與文學、美學，乃至修行本體的平衡上，仍有漫長的路，要摸索。

自然的，如果無能同時具足兩者，能具足兩者之一——佛學或文學的專業知識和能力，亦不失於好的初步——至少，已確認了某一領域的「不滑落」，那人僅須調整慧思，將之轉向另一相對陌生的領域，涵納、吸取……如此，即若作品產生「失衡」的狀態，亦確認了另一專業領域的可觀性，和豐富性。依此原則，佛化文學的艱難、困頓處，即在草率從事，一知半解，而產生的文學與佛學雙重滑落和失焦。